

# 接起斷線的對話

## 專訪清水國小 王 雯老師

文·編輯群

### 前言

隨著社會價值觀轉移、經濟模式改變引起未來生存所需的能力改變，面臨這巨大的轉變過程，教育似乎成為當前最重要的關鍵。工業時代機械式的知識堆疊已符合時代的需求，新時代需要新的思維模型，所以學習共同體從教育本質重新檢視教師、學生、學習空間三者間的關係；翻轉教學從學習者、教學者、學習動機啟發新的教育可能性，而當代教育先進國家芬蘭從知識學習的內涵重新規畫學習課程。這種種的改變都叫人驚艷，然而這些新的教育理念在各自舞出燦爛的花火的同時卻交織出彼此間的共同——教育對話。

學生與學生的對話、學生與教師的對話、教師與教師的對話、教師與知識專家的對話。教師辛苦單打獨鬥的時代似乎逐漸遠離，取而代之的是社群成員之間的支持、關懷、尊重、合作及平等對話，來促進組織及個人的成長。

社群的基礎存在於成員之間的信任，它反映出人與人之間高度的親密性、社會凝聚性以及道德上的承諾。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鼓舞成員分享想法、進行對話。因此，若將學校視為「社群」，將能把教師和各利害關係人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並透過共同的價值信念和承諾而達成共同目標。

教師需要走出教室與其他同仁進行互動、合作、對談。在知識經濟時代，學習不僅是競爭力，同時也將與組織緊密的相結合。因此當學校教師能持續參與組織學習社群進行對話，其對學校所產生的向心力及歸屬感將是無可限量。以學習效果而言，透過團隊學習可以激發教師個人專業成長；透過教師之間的集體合作和反省，將能打破教師教學的個人主義，讓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的學校。可以說，學校學習社群的凝聚，就是為了增進教師在同儕中彼此互動與對話的機會，有效提昇專業知能。

在長達四年的師資培育養成教育過程，有志投入教育者雖然可以學習到各種教育理論，但教育實務瑣事多如牛毛非書本區區數言可以表達清楚。過去，教師的專業在於指導學生有效的學習、建立良好的品德；今日，教師的專業在於指導學生學會學習的方法、習慣與良好的品德。中小學教師專業呈現在與指導技巧、對教學課程內容全面性的掌握。也就是從班級經營、引導的技巧、對於各領課程縱橫向的全面了解展現出教師工作的專業性。一位教師要成熟到庖丁解牛的境界非在教學現場磨練十數年無法達到。透過教師同儕間的對話、互動分享個人教學經驗激發彼此產生更多的想法，提升教學品質。我們可以想像透教師同儕間的教學對話、學年間的教學對話、學習社群裡的對話對於提升教育現場能量的可能性。

王雯老師任教於清水國小，教學資歷已達三十餘年，目前擔任該校高年級導師。數學是王老師最喜愛且擅長科目之一。在教職生涯過程，不但經歷過專任教師，各年段導師工作也已接任數回。他和幾位教職好友組成一個教學團體，運用協同教學，透過團隊討論提升教學品質。近幾年，除了學校的教職工作之外，目前更受聘為本市數學輔導團團員，對於數學領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雖已達退休條件，但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絲退休的氛圍，不管是和學生討論、和學年夥伴討論學年工作，他的熱情依舊。話題從二岸三地教學開始逐次進入王老師個人在這漫長的教職生涯中的個人體驗。訪談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對教育的熱情，但也感受到他對教育環境改變的小小失落。教育環境雖然在改變，但他希望在退休之前，還能夠為這個教育界再做一點事情。本次的訪問，和王老師閒話家常的過程，我們也獲得許多新的觀念。校園裡教師同儕的對話是一種很好的成長方式，如同鹿橋在未央歌寫道：“雖然這些孩子不是同一個年級、不是同一個系所，但是在笑鬧的對話裡，每個人的學識在無形中又更寬闊了，而獨自在北邊的工科系所的學生既稍稍吃了虧了……”，教師之間的對話也有相似的異曲同工之妙。

## 教育改革對話在哪

上一世代的電腦科技加入網路元素後，地球村的人們往來互動更是一日千里。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不再是七零年代的科技製造業一枝獨秀，現在的人才除了需要語文、數理的能力之外，還需要更多的基本學能，人才能力需求的改變導致全球教育界的理念大翻轉。過去，學生跟著教師學習知識；現在，教師引導學生建立學習的能力。在這樣的氛圍下，台灣教育政策也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大學的繁星計畫、十二年國教如火如荼的進行；學習共同體、翻專教育等各種教育理念形成一股潮流。但教育改革真正的根本是甚麼？

王雯老師從教育現場觀察到一些現象，在近幾年新的教育理論風起雲湧如潮水般，不斷進入校園－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翻轉教育……，而我們的教師是否具有選擇的能力？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以之前極力推廣的閱讀活動為例，在鼓勵學生大量閱讀後，深入閱讀的部份要如何引導？閱讀理解的問思教學，是否已化作一張張的學習單？還是讓學生深感恐懼的心得報告？每一個新的理論引入都是身為教師的我們要有能力去分析與選用。

王老師提出另一個現象—證照。我們不斷的鼓勵學生去做各種能力認證，但是這些證照是真的有用嗎？雖然證照檢定通過可以獲得一張佐證能力的紙片，試想所有相同背景的學生都擁有相同的證書，也許叫做素質提升。但若檢定內容無法反映出學生的能力，或是業界的企業主根本不承認，而學生卻得要花很多的錢和時間去拿到證照。進一步的說，學校培育學生的能力是受到肯定的，那又怎麼需要一張證照來證明了。我們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有沒有想到這一層呢？

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社會是開放的，可以有許多的選擇，但是，從教育現場來看，

有多少家長懂得選擇；我們的意見是似乎是少數人的想法！教育改革過程衝撞是必然的，沒有火花，改變與創新從何而來？

## 磨出經驗

這一路走來，不管是校內教師互動或是社會大眾看教育界，整個環境變化之大，都常叫人措手不及，若不能快速的跟上時代的腳步，就得被時代的巨輪給淹，因此更需要前輩的提攜與引導。他回憶，剛進入教育職場的前十年，曾經在幾所學校待過，在這段時間，學校主任，資深老師對他都額外照顧、主動關懷，也許可以算是一種壓力，但在這樣的壓力背後，卻是後來教學能力更上一層樓的助力。王老師回憶七、八零年她還是所謂的菜鳥教師，雖然教職的年資也有十年了，但時因為「遊歷」各校，每到一所新的學校，就成為該校的資淺教師，教學觀摩似乎就順理成章的到了她的手上。學校的教務主任為了要了解初到學校的教師授課狀況，入班觀課也很自然。觀課結束之後也給予教學上的建議與修正。當時教務主任的多才多藝與專業令他讚嘆不已。記得那是一堂音樂課，教務主任紮紮實實地坐在教室裡看了一節課，結束後針對音樂課的教授情形給她一些指導。在諸多考驗下，教學技巧精進提升是非常的快速。

在這個時期，前輩給她的觀念也讓她一直受到用到現在。

*批改學生作業的時候，發現學生書寫錯誤是不會在作業本上面畫上「X」。她認為這就是一種負面的標記，對學生是一種很大的傷害；會將不正確的答案用紅筆圈出，並在一旁畫一個空格，學生就知道要訂正了。*

教師服務的對象是心靈年輕的孩子，在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之外，協助他們建立健康、強壯的心或許是更重要的事情。現代教育主張不體罰學生、不辱罵學生應該就是這樣的考量。而在教學更細微處，就連批改作業時，都要細細地為學生著想。王雯老師滿心歡喜的回憶著這些過去給她幫助的前輩，也許當時可能有壓力，但在往後更長遠的教職工作中，這些指導讓他如魚得水般的徜徉在教學的樂趣中。

## 對話暫時斷線

如今，社會環境變了，學校的氛圍和以往也有些不同。

哪裡不同？

同事之間的互動不如過往那麼的熱絡，大家各自在自己的教室努力改作業，交流似乎變少了，過多的「關心」似乎可能會是一種「打擾」。以前，學校有較大型的辦公室，沒有課的時候，除了可以在自己的座位批改作業，也可以和附近的夥伴進行教學心得的交換，班級經營、學生的學習困擾、教學過程所遇到的狀況都是話題。但這些交流空間似乎逐漸在縮減





！這幾年，該校的教室數量不足，許多教師辦公室成了新的教學活動空間，教師像流浪者一樣，一節節流竄在沒有學生的教室，或是只能待在自己的班級。尤其在大型學校，只有同一學年的老師才熟悉認識，與其他學年間的互動可以說少之又少，更別說各學年間在課程或是教學的縱向討論。

教育現場上，教學觀摩是教師之間很好的對話場合。近幾年，中國教育界舉辦各種大型的教學觀摩研習，現場課程示範結束之後，教師與教師之間進行觀課後的互動，也許是疑問、也許是稱讚、更或是質問，對話內容字字珠璣。教學觀摩除了示範者呈現教學內容之外，觀摩者也有許多工作要準備。有一次王雯老師

到某個學校擔任教學觀摩示範者，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與思考，因此將這個班級的學生分成小組進行討論。觀課結束後，教師們進行議課檢討，有個觀摩者將焦點都放在「分組」這件事。以學習共同體理念來說，分組是學習共同體一個重要的工具。但這並不是王雯老師示範教學的目標活動，這位不斷質疑的觀摩者似乎沒有準備好，就闖了進去。

王雯老師認為，一場教學觀摩需要有各種不同教學經驗的教師一起參與比較好。一場經典的教學觀摩，若沒有精彩的討論是可惜的。例如初任教師經驗不夠豐富，是否能夠在教學觀摩中看出重點是一個問題？沒有經驗豐富的教師，無法指出教學精彩片段所在！同一個單元在不同教師所呈現的內容和重點也可能不一。所以觀課後的議課是更重要的一環！

一場精采的教學觀摩是所有教師共同對話才能產生的。就像一盤曠世名棋局需要兩個人才能成就。一場教學觀摩，除了示範者的費心準備之外，觀課者也得用心準備，才能發揮教學觀摩的實值意義。

小學的教師編制與國、高中不同的是採包班制，教師從早上七點半進入教室後，一直到下午四點後，學生放學了，才結束一天的工作。這段時間裡，師生可說是形影不離，老師們得隨時留意學生每一個狀況。在校的八個小時裡，除了要教授既定的課程外，還得利用下課或是課的時間要批改作業，甚至包括指導學生生活習慣、人際互動；偶有家長來訪或是配合行政工作，這些繁雜的工作都得在有限的時間完成，對教師而言每一天都是忙碌的。要如何有效率的批改作業呢？王雯老師表示要從各年段的學習重點來看批改作業這件事情。雖學生個別學習能力互有高低，但整體的學習目標仍是一致的。教師在批改作業的時候，要求的重點也要隨著學生的年段不同，學習目標不同，作業要求的重點須有所取捨。以國語文領域來說，低中年段學生的學習重點在於生字的識讀正確，字詞的運用清楚，這個階段教師批改學生作業時，對於書寫字的文字結構、注音、詞語用法可能就需要花較多的時間指導；高年級學生學習的重點在於文章的解析，運用文字清楚、流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指導作業的時候，除了字詞訛誤糾正，語文教學指導的主要目標應是句子的意思是否完整，文詞表達是否流暢。如果教師了解學生在不同年段有不同的學習重點，批改作業的首要重點及次要重點，就不會讓自己整天陷在作業堆成的紙海之中了。然而目前教學現場的狀況，各年段之間的授課內容無法透過教師垂流產生對話，各年段關起門來玩自己的遊戲，年段之間課程缺少垂直整合，教師之間的對話不足，要如何互相支援、砥礪？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制定的討論中，學者們曾針對升學這種大型會考能否帶計算機入考場提出建議。這樣類似想法在幾年前她也曾經提出。她發現數學定期評時，測驗學生數學概念時常因學生計算的速度慢，以至於無法確實評量出學習的目標，因此提出學生可以攜帶計算機入考場。王老師從評量的角度來看，在高年級數學課程，概念性的單元逐漸偏多，如果需要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在定期評量攜帶計算機實在是一種幫助。當時學年老師討論，他的提議並沒有很獲得共識，最後決定不開放計算機入考場。

也許這個善意的建議因平時大家對話的時間不夠多，導致他的建議無法使大家更深入的思考這個問題，殊為可惜。

## 重新啟動

社會價值觀轉移也讓教育環境跟著改變，舊有的教師對話模式不再，但對話舞台卻可以重新建造。然而，當中最重要元素是敞開心胸，習慣對話。透過教師專業對話提升個人專業與視野。

王雯老師開心的說，這些年，學年裡的老師，開始透過舉辦研習活動，讓大家往來更形密切，重要的是活動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愉快的完成。

2015年，王雯老師和幾位夥伴一起為他們學年老師組織起學習社群。邀請李美穗校長指導大家進行數學共同備課，共同探討UBD課程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全學年十六個老師分成四、五組，每一組選定教學二個單元，利用周三下午，大夥聚在一起，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各組分別上台分享成果，現場完成備課內容。研習過程，各組透過共同討論發展課程設計，上台報告時，台下夥伴進行補充，講師分析各組課程設計內容，討論過程大夥能針對提出建議與修正，氣氛和樂而不尷尬。這個學習社群在2016年初又再度進行國語領域的備課活動。不但學年的老師都來參加，行政團隊及其他學年的老師也來共襄盛舉。不過這樣的對話範圍還不足以興起波瀾。要怎麼做才能使學校教師的對話範圍變得更大，王雯老師憂心的說。

## 結語

教師組織需要發展成為一專業社群。教師更需要走出教室與其他同仁進行互動、合作、對談，在知識經濟時代，學習不僅是競爭力，同時也將與組織緊密的相結合。透過教師之間的集體合作和反省，將能打破教師教學的個人主義，學校學習社群的凝聚，可以增進教師在同儕中彼此互動與對話的機會，有效提昇專業知能。